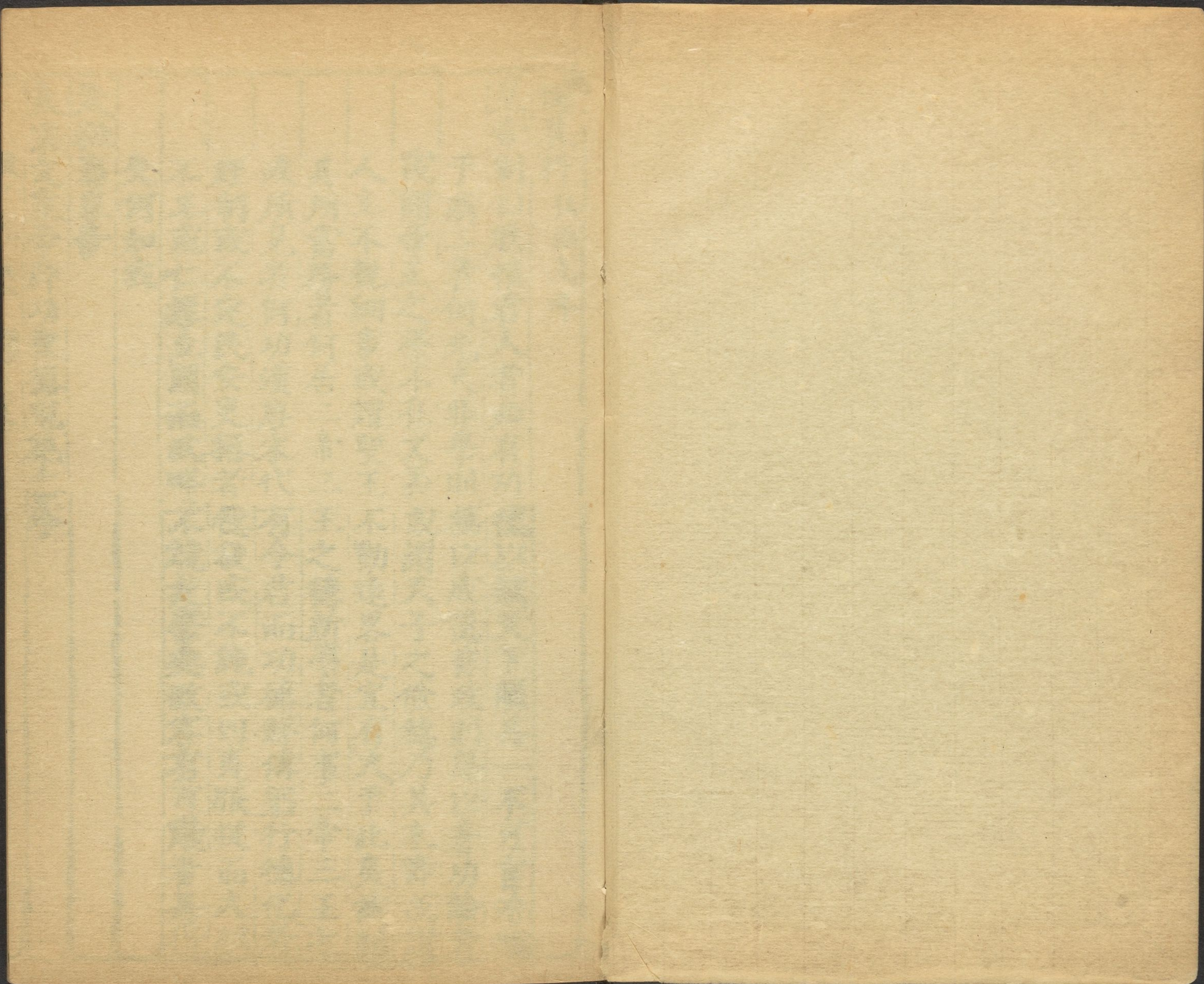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4 1940

2

T5781/2186(2)



兩辰科 弘治九年

皇帝制曰朕惟君人者必有功德以被天下關其不可言治
于斯二者何先夫非學則無以成德非政則無以著功論者
或謂帝王之學不在文義或謂天子之儉德乃其末節或謂
人主不親細事或謂聖王不勤遠畧是宜有大于此矣然則
其所當務者何居二帝三王之德所學者何事二帝三王之
政所見者何功漢唐宋代有令君而功德鮮傅躬行德化者
經制或不定民安吏籍者德教或不純或四夷服從而大綱
不正或仁厚立國而武略不統是學與政各有可議者其得
失何如我

大德皇帝

太宗文皇帝神功聖德冠絕天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列聖相承繼志述事各臻其成所以致此者何由朕嗣承大統
底治平茲欲守宋臣所造之五規去唐相所傳之九葉
儒所對之三策以上定七帝王庶無愧于我
祖宗功德之大其所為根柢若何在予諸生學道抱藝而來皆志
于世用宜有以佐朕者試悉陳之朕將體而行焉

臣朱希周

臣對臣聞帝王之為治有體有用德與功之謂也德以學成
而為治之體功以政著而為治之用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用
無者也蓋帝王未嘗有無功之德亦未嘗有無德之功德而
無功有體而無用者也功而無德有用而無體者也體不立
用不備皆不可以言天下之治然于此又有說焉德之淺深
由乎學之精粗功之大小由乎政之純駁帝王之德天下之

大德也帝王之功天下之大功也然則帝王之學與政亦獨
非天下之大而可以小視乎哉故有志于功德者必先學政
為務而從事于學與政者亦必有所當務苟不知務其人而
專事其小則其學也支離偏曲而不足以成其德其政也瑣
屑細碎而不足以著大功尚何天下之治之足云乎哉由是
論之則二帝三王之所以功德兼隆漢唐宋之所以功德鮮
備及我

聖祖

神宗之所以上追帝王而下軋漢唐宋者槩可得而知矣欽惟
皇帝陛下有生知安行之資有持盈守成之道

深仁厚澤浹洽于人心

盛烈豐功覆冒于天下而猶

体道謙冲惟日不足廼于

萬幾之暇特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講求至理必欲追唐虞三代之盛治紹

祖宗

列聖之洪猷而舍漢唐宋于不為甚盛心也臣荷

國家作育之恩預有司薦拔之列敢不勉竭愚衷以對揚

休命之萬一乎臣惟天降下民而作之君人君以一身為天下

民物之主其勢亦尊矣其責亦重矣其所以治天下者豈苟

然哉蓋必有帥天下之德以立治之体必有安天下之功以

建治之用苟其功無其德則教化不成風俗不厚雖使戡定

禍亂臣伏以國本無目而立也有其德無其功則紀綱不

立威令不行雖使仁心洋溢仁聞宣昭國勢無自而張也二

者或闕其一雖欲言治皆苟而已然究其緩急之序度其輕

重之宜德成而功著者有矣德不成而欲其功之尋不可得

也體立而用行者有矣体不立而欲其用之行不可得也故

善為治者必由体以達用善言治者必先德而後功至于推

本而言則德不能以徒成其成也在于學學則有講習討論

之事省察克治之功所以培養乎其德者也功不能以苟著

其著也在乎政政則綱紀文章之事法度品式之施所以充

積乎其功者也顧帝王之學與常布之士不同帝王之政與

有司之職亦異試以古人之言論之好文盛事也而程頤則

謂帝王之學不在文義蓋經世大法備載方冊務得其要措

之事業斯其為大者耳尋章摘句何足尚耶崇儉美德也而

柳公權則謂天子之儉乃其末節蓋親賢人退不肖納諫
明賞罰斯其爲大者耳片長寸善何足多耶躬親庶政者人
皆以爲勤而杜黃裳乃有人主不親細事之說蓋其大者慎
選賢才以分其任而已若庶務之煩則錢穀責內史獄訟責
廷尉何必事事而親之哉威靈及遠者人皆以爲武而胡宣
乃有聖王不勤遠畧之議蓋其大者專務治內以固其本而
已若夷狄之性則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何必人人而服之哉
夫知其大者之所當務則其小者有不足務矣試以古人之
事論之功德兼隆者莫若二帝三王其見于書則堯之欽明
文思舜之溫恭允塞禹之彛倫攸叙湯之人紀肇修文武之
純亦不已建其有極德莫有大焉者矣原其所以爲學則雖
不必學知利行而執中之傳精一之訓善言之樂聞明命之

顧諟以至敬止之詩冊書之戒一皆身心性命之理而非
之小者也凡若此者何莫而非德之所自耶堯之敬天動民
舜之設官分職禹之修和府事湯之子惠困窮文武之威和
萬民大賚四海政莫有大焉者矣要其所以爲功則雖不必
家賜人益而黎民之於亦交四方之風動萬世之求賴兆民之
永懷以至萬邦之作享萬姓之悅服一皆彌綸參贊之業而
非功之小者也凡若此者何莫而非政之所致耶三代而下
稱盛治者以漢唐宋爲首其間創業之英君守成之令主代
不乏人然而有德者或闕于功有功者或闕于德漢之文帝
化民以躬率下以德唐乎德之純矣而禮樂未興王朔未以
迹其所爲多失之因循而不能革嬴秦之陋宣帝吏稱其
民安其業庶乎功之美矣而專事刑名雜用王霸考其所存

一出于奇察而卒以基元成之亂單于稽顙絕域奉貢慶
宗之四夷服從功可嘉也惜乎人倫之間內多嬗德陷失不
義而父子之道乖推刃同氣而兄弟之恩薄大綱已甚不正
矣事周后如母愛少帝如子宋太祖之仁厚立國德可尚也
惜乎兵權既收緩急無備其始雖足以戢姦雄之變其後漸
無以禦外敵之驕武畧已微不競矣徒知文帝太祖德優于
功宣帝太宗功優于德求其功德兼隆者未之聞焉所以繁
者蓋以言乎學不過從事虛文而無修身之大要故功雖小
者而不足以成其德用雖行而休則缺矣以言乎政不過補
塞罅漏而無經世之遠圖政德雖小成而不足以著其功休
雖立而用則闕矣其不能企及乎唐虞三代之治安足怪哉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恭

天成命肇造洪業用夏變夷復綱常于淪斃之後除殘去暴拯生
靈于塗炭之餘

太宗文皇帝定制兩京光前裕後振兵威于四夷而

聖武之布昭明理學于萬方而

王化之覃被其德之大也無異于二帝三王之德其功之大也實
倍于二帝三王之功自是以來

聖聖相承

仁宗昭皇帝勵志圖治推誠任人

宣宗章皇帝博典綏猷立法垂訓

英宗睿皇帝剛明獨斷奮發有為

憲宗純皇帝聖孝昭彰至仁不殺皆善繼

祖宗之志而奉承之無間皆善述

祖宗之事而遵守之無遺所以致此者固非言語之所能形容

亦不出乎學與政而已蓋其為學一帝王之大道而非章句

文義之間其為政一帝王之大法而非制度文為之末臣請舉

聖學之一二言之疏尚書洪範于

座右書大學衍義于廡間表章六經以發聖賢之蘊奧採摭

言以明性理之淵微此

祖宗之學也

列聖繼之教御

經筵躬親著述備人極于

一五倫之書詳君道于

一文章之訓何莫而非學之大者哉臣請舉

聖政之一二言之禮正百官樂成九奏用人有道而讒說為之不

行馭戎有法而強虜為之遠遁此

祖宗之政也

列聖繼之或詢民隱而急農事或減稅歛而輕刑罰或創課種備

荒之制或加宣聖樂舞之儀何莫而非政之大者哉

功德之大

繼述之隆有由然矣今

陛下當累世熙洽之時纂隆古文明之治方有擇於近代之君而

不為顧有取於近代之臣而不棄豈不以言近指遠登高自

卑姑舉其必可行之端以示其大有為之志乎昔來司馬光

之於仁宗嘗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

微五曰務實誠不可以不守也唐陸贄之於德宗嘗陳九弊

謂好勝人耻聞過騁辨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剛愎六者君之弊諂諛顧望畏愞三者臣之弊誠不可以不去也漢董仲舒之於武帝嘗對三策其一則正君心以正四方立教化以防萬民其二則欲置明師以養士責大臣以求賢其三則欲定法制以革奢靡持一統以息邪說誠不可以不行也此三言者皆該學政之兩端合體用於一致天下之治實不外是苟徒慕其言而不究其根抵之所在則守之者無法去之者無術行之者無具亦何以遠追帝王近法

祖宗而大其功德於天下耶是故

祖宗之德大矣而其所繇成者在乎學今日欲期於祖宗之功者可不自政始乎

陛下之所以爲學亦惟卽三臣之言而推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微畏于獨知之地不以暗昧而或欺省察于方動之費不細微而或忽則五規之所自守者在是矣善與人同改過不吝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則九弊之所自去者在是矣體天心以爲心法天道以立道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究治亂興衰之源謹動靜云爲之際則三策之所自行者在是矣如是而德不大者未之有也

陛下之所以爲政亦惟舉三臣之言而措之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務勤勞而戒驕惰畏天命而悲人窮拔本塞源以防邪佞之人通端直之士溫辭色以盡下情實諫爭以開言路言之善者采之而不棄言之未善者容之而不責則得乎九美之深戒矣夫朝廷正而萬目張一法行而百度舉因章積

各適其宜先後緩急各循其序不牽滯于後世駁雜之說不
遷改于流俗因循之論則得手三策之大要矣如是而功不
大者未之有也夫學之與政固不可以偏廢然不先之以學
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凡天下之事不知何
者爲是何者爲非而是非或至于混淆凡天下之人不知何
者爲正何者爲邪而邪正或至于錯雜亦何以爲政于天下
哉此古之善爲治者所以不徒恃乎政而必有學以爲之本
也若夫爲學之事臣前以論之矣而所以爲其事者亦有道
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心者人之神明
所以具衆理者在是所以應萬事者在是放心不求則外有
尋學之名而內無自得之實雖曰從事于學而亦安能有所
發明耶臣願

陛下堅持此心不爲外誘之所移善養此心不爲物欲之所暴至
之以敬守之以勤亡者操之而使存出者約之而使入勿感
以二勿參以三勿一暴而十寒勿朝作而暮輟則志氣清明
義理昭著會之于心而默識心融體之于身而躬行實踐爲
學之功蓋善全美而無罅隙之可議矣學既至則政無不備
體既立則用無不行由是功德之大遠可以追帝王近可以配
祖宗而凡近代之君小康之治有不足言矣臣道不足以明體藝
不是以適用然今日之所陳者一皆聖賢之明訓先儒之格
言而非敢以私見臆說進也惟

陛下採納而施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巴米科弘治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聖帝明王之致治其法非止一端而孔子
顏淵問為邦但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為言說者謂之四代禮樂然則帝王致治之法禮樂二者足
以盡之乎宋儒歐陽氏有言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
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當時道學大儒
稱為古今不易之至論今以其言考之上下數千餘年致治
之迹具在可舉而論之乎夫三代而上無容議矣漢高帝嘗
命叔孫通定禮樂召魯兩生不至謂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
厥後三国分裂其臣有諸葛亮者而世儒乃或以禮樂有興
或以庶幾禮樂許之蓋通與亮之為大國不能無復務要之
于禮樂能興否亦尚有可議者乎

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創業

聖聖相承自有餘年禮樂之制作以時以人宜無不備矣然而
效之隆未盡復古豈世道之升降不能無異耶抑合土之
猶有所未至耶朕祇承丕緒夙夜惓惓欲弘禮樂之化蓋在
先烈而未悉其道子諸生其援據經史參酌古今具陳之朕將親
覽焉

汪倫文敘

臣對臣聞若天下者有致治之大法有出治之人本禮樂于
致治之大法也天德者出治之大本也大本具而後大法可
立大法行而後本以彰本末相資內外一道不可以差殊動
也然大法行于天下非智術所能為大本存乎一心非禮樂

所能得必其性諸天者渾然完具初無一毫之虧欠則其施
諸治者粲然明備可以四達而不悖矣苟法有未備固無所
恃以為治而本之不純抑又何以立夫法哉傳曰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以是歟欽惟

皇帝陛下稟聖神之資際盈成之運存心養性以培植天下之基
本者無一日之不謹化民成俗以恢弘天下之治道者無一
事之不周矣但善之可為吉人自以為不足世雖極治聖人
猶以為未然是以

側席求賢

臨軒策士詢臣等以禮樂之治上稽堯舜三代之治夫禮樂

祖宗創業垂統之善

唐宋之得失暨

今日保邦致治之規誠有天下之遠圖矣天下之至處也
學術膚淺何足以語此然有問而對者臣之職有懷必吐者
臣之願敢不罄一日之敷言以答千載之奇遇哉臣惟是
之道至大也陰陽之理至妙也而造化發育固未嘗不著
乎兩間觀其物各付物而不可以強同則天地所示者一
然之序而為禮也網緼化醇而不容以獨異則天地所示者
一自然之和而為樂也惟古之聖帝明王與天地合德與陰
陽同運履中正而大本以立樂和平而大本以端于是以
身之中和為天下之中和以一人之禮樂為天下之禮樂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立天下之紀綱一制度異好
尚明等威正稱號以定天下之名分用天時因地利揭天常
立人紀以廣天下之政化以至親疎小大為之體朝會交祭

為之期宮室器用燕之飾吉凶哀樂為之節以備天下之典
則使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序而人樂以持循夫是之謂禮
天下之物莫不各適其和而人興于鼓舞夫是之謂樂禮樂
備而天下之治畢矣故孔子答顏淵為邦之問不過以夏時
殷輅周冕韶舞為言尹焞因謂之四代禮樂則凡古今致治
之法皆不出于禮樂二者而禮樂之外安復有所謂治法者
哉降及後世求治無本如撫其文以用于郊廟朝廷之間不
推其意以及于閭閻里巷之下宋儒歐陽修謂三代而上治
出于一而禮樂為虛名大儒朱熹因謂萬世不易之至論良
有以也臣請得而論之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精一執中皆極
夫淵微之妙建中建極皆純乎義理之天惟其為德之純故
政事之所修明治化之所旁達雖未嘗明言禮樂于天下而

其通變之宜衣裳之垂璣衡之察玉帛之修與夫欽昊天而授人時畫井田而備封建昭典禮而嚴命討祀神祇而奠山川者率皆禮樂之用也雖未嘗顯禮樂于四方而其文命之敷人紀之修咸和之用由舊之政與夫關石和鈞具于王府正朔服色易于革命九一世祿行于治岐五教三事重于武成者率皆禮樂之行也蓋不出乎經世宰物之典而得鼓動作興之機不外乎民生日用之常而寓漸摩誘掖之道所治莫非教所教莫非治政治禮樂初無二途是以二千年間經制大備政教大同禮樂之化自家國以布濩乎天下自朝廷以流及于萬國咸有以淪人肌膚浹人骨髓致人人有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者合唐虞夏商周而同一轍焉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者以其治之有本故也若漢唐

宋之君具寬大之德者不如堯舜之至仁抱英雄之略者不如湯武之大勇惟其德之不純故雖制禮作樂之命後先相聞最儀審音之奏影響不絕然徐考其所務以爲治者則九章之法十五之稅南北之軍以爲開基之偉制習射殿前更定律令減省吏員以爲貞觀之政要收藩鎮之權嚴兵樣之選定覆奏之獄亦視爲立國之規朝夕從事以爲治民之政至其制作所成謀議所定則雜就之儀掌于太常大風之歌奏于原廟事文具則著貞觀之儀耀武功則崇七德之舞創溫叟所定猶雜先朝之迹和峴所奏未諧聲氣之元別其名目以爲禮樂之教是皆求治于抑勒操切之餘而不知其陷于俗吏之非立教于聲容器數之末而不知其流于文史之僞所治非所教所教非所治政治禮樂岐爲二致是以于有

餘年經制荒忽政刑苛紊置先王之祖述以為有司之藏
古法之遺畧以備斯須之用妖聲艷辭無補于時政之缺失
虛飾美覲莫極夫世變之下移雖其享國亦彷彿乎帝王之
歷年而其風俗則不逮帝王之季世者合漢唐宋而同一務
焉所謂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者以吳治之無本故也漢
高祖因羣臣肆拔劍擊柱之失叔孫通行共起朝儀之請乃
曰可試為之又曰度吾所能者為之則其所求者固已非三
代之典而其所委者又復無九官之臣此積德百年之語所
以來兩生之卻而綿曩野外之習姑以微小就之功則其君
臣之所自許與其志願之所自足者徒可知矣是其時雖若
可乘也而無可為之人禮樂之所以不能興也諸葛亮感先
主三顧之勤而為兩漢中興之佐立綱陳紀而不為近固廣
德率義而不為小惠庶政欲其精練萬事理其根本則其施
為之規已得禮樂之遺意矣使天祚漢假之以年將見開訪
布公之治雖未敢必其匹休前古而光明俊偉之業當有以
乘其度越後世矣王通謂其禮樂有與程顥謂其庶幾禮樂
豈無見乎是其人雖若可為也而無可乘之時禮樂之所以
不復興也哉

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以聖人之德御聖人之位用夏變夷為民立極
準今以建一王之法因時創制以定萬世之規暨于

列聖率遵成業以為永圖肆我

皇上益隆繼述以期光大垂萬一統百有餘年固非苟濫之偏
重明繼照世德作求下迺漢高之不學是宜禮樂之道擬天

地超出乎百代之表禮樂之化風行海流大被乎九國之
然鳧鷖既醉之什尚未歌于管音之警而鳴條破塊之變
或紀于上事之臣堂陛深嚴而吁咈之風未著教化流行而
禁網之密未紓荏苒之擾間見于潢池統騎之習下成于
巷治效之隆未盡復古誠有如

聖諭所云也將謂世道有升降之異耶向使漢唐宋之君有堯舜
湯武之德而其臣有息夔伊周之賢則王道著七制之書未
必為後世之僭經而唐史贊文皇之辭亦遂為不刊之寶
也今以

君明臣良之時當重熙累洽之感所以持平世道者特在
陛下決取舍之幾而所以維持世道者亦在大臣竭贊成之力
復古之治臣切望焉若謂合一之實有未至耶則我

祖宗為治之道即禮樂之道

陛下保治之法即禮樂之法固無所謂出于二矣但其道至大非
一人之所優為其法至廣非一日之所能盡朴略于風氣未
開之時不能不藻飾于人文漸著之世草創于文武更始之
初不能不大備于成康繼體之後必矣夫為治之實其亦有
不能盡合于一者乎然願

陛下上休

天心慈隆峻德涵養情性致極中和以端出治之本詳審樞机修
明体要以成致治之法使天下之政皆出乎天理之公而後
世人欲之私有所不用天下之務皆出乎道義之正而後世
法禁之術有所不行殆見者于閭門與于朝廷被于鄉遠比
鄰達于諸侯四海自祭祀軍旅至于飲食起居未始一日不

在禮樂之中亦無一人不被禮樂之化所謂三九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下和近可以匡休于

祖宗遠可以比隆于前古而漢唐宋之治不足言矣雖然出治之

本固在于德而修德之本則豈外于學哉尤願

陛下于退朝之暇清燕之餘注意于聖經賢傳之遺留神于古

時務之宜端本澄源以肅此心之敬防微慎獨以閑外至之

邪御

經筵不徒事講說之勤必求夫明善誠身之實開言路不徒傷

獻納之廣必盡夫省躬克己之誠治亂興衰之源在所周知

民情物態之變亦盡

聖覽則

聖學享新治效禮樂之用達于天下而無間矣尚何金三之

實有未至而後古之始有之不成哉由是觀之帝王所以建

治之績于數千載之上者此道也

祖宗所以隆致治之業于百餘十之間者此道也然則

陛下所以光前振後而綿億萬年隆長之緒者亦豈出于此道之

外哉臣學不足以稽古而窺管懷復古之思智不足以知今

而未敢忘當世之務故酌治道之中為探本之論以上塵

聖覽惟

陛下采擇而施行之匪惟愚臣之幸誠

宗社無疆之休也干冒

宸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臣謹

壬戌科弘治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膺

天命承

祖宗

列聖之統以臨天下于茲十有五年夙夜兢兢思弘代理非滂
古而不可然嘗考之前代繼統之君守成稱賢莫盛于夏之
啓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康之數君者治績之美其在方冊
果何道以致之近世儒爲之論謂聖王以求任輔相爲先又
謂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數君之致治也其亦有待于
是耶且輔相之賢否君子小人之情狀未易知也茲欲簡賢
爲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將安所據耶天下之務固非一
以今日之所急者言之若禮樂若教化若選才課績征賦之

法兵刑之令皆斟酌于古然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焉法之弊而救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制之初比隆前代何施何為而得其道耶子嘗坐積學曰經通于古今之宜其其實以對毋隱言毋泛論朕將采而行之

臣康海

臣對臣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獲于人主有不敢易之心蓋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所易則所以修於身者必不能實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南遷于此或轉于彼雖欲勤勵以求治而弛張予奪一無所據窺伺媒孽之輩共起而乘之雖有賢人君子立于其朝漫不相信甚者或斥譴罷去不為之所天下之治將焉所賴而成乎惟有以真知

道之不可易其心常憂勤惕勵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輕率之意雜之于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人取善各有定則賢否莫吾亂而君子小人不相元既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政無不舉而法無不振天下治宜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達于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達于是其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弊者也洪惟

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卅五年來民安物阜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

策士之詔乃猶惓惓焉以化之不弘治之不洽為念

陛下豈誠有未達于是而猶待于開哉臣有以仰窺

聖心之于道固有不自易焉者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得所遇雖子思孟軻之流亦且徒爾而臣之庸昧乃際遇若此臣

敢有所諱而不言哉臣惟天下之深慮在于久安極治而臣括所不見者莫爲之虞

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于已不若資于人求諸
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心純乎道未嘗敢以爲易故其用人
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及如啓當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
以敬而伯益之用終始無間故道之得于禹者無廢墜不舉
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涉扈傳說之屬而又本以嚴恭寅
畏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又豈無所據耶殷之頑民雜于
管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澤木洽也使非悔悟于周公篤信于
召奭借有成康繼序不忘之思旌別淑慝之意而禮樂之化
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頤曰聖人以求任輔相爲先歐陽修
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既存則政
自無偏弊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

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績獨可舍此而他務耶亦惟有不欲易之
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于人主之心者况用人之際又其
本原所自之地哉

聖制所謂簡賢爲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誠可見其必然而憂勤
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蓋大君爲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爲
宗子之家相相之職所以輔養君德而贊成政化天子不可
一日無者豈惟夏商周爲然矣漢魏之流雖堯舜之世亦
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必辨之于先而後可任之于後苟
辨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下之禍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
匹夫之賤而上與天子共事其所爲操縱予奪者無一不爲
天下之所稟受使心術或有不正而學識或有不醇則其所

壞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後
修之身者無往不實修之身者既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正
而人之邪正自無所匿于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
臣于

今日豈以不得爲憂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耳臣在草野間聞
朝廷用一大臣必極贊勸以爲密謀親信將必有出于恒品之
外今立一京師乃或自末然若臣願

陛下爲之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畧不爲羣議所
訕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無
所忌憚之私以惑吾聽而其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過
趨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掩之而不
甚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爲所分且囁之夫

辭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則去之不決及利害至于
必不可已則亟去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爲之也其
卒不可掩者已躍然于其言悅色之間即此試之小人之情
可復適乎既得其情則宜亟去之去之不亟則或爲他巧所
中而猶未免于有感隨有即覺隨覺即去如是而已如是則
君子小人不相尤若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之
務自無凝滯不卒之患矣臣請以

聖訓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其
興也雖專重其實而亦未嘗遂棄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爲禮
者疎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爲樂者殘缺廢
壞雖所謂聲容之細亦未之備蓋不得其本而安于苟且將
就之習固如是也苟學校之教有以振作而興起之則人心

自無不止之欲而其情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朝廷
黨之際自有以去其疎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弊
將不俟于進退升降而節鍾鼓羽籥而和矣禮樂有不與者
乎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機係于人主之心而其應屬之天下
之廣萃英俊之士使之羣遊于學讀書窮理且或莫為之
而欲驅天下之愚民使悉歸于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其
若先以恭儉忠厚躬行于上不為聲色土木貨利玩好之所
移易而後徐以示于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侈縱相安而一
旦之所聞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冷然以省苟一二
大家臣族頓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衆矣選課之法則
臣于此有所深惜

祖宗之于士養之以道義而信之以賞罰其用也不為之拘而其
課之也幽明殿最各為之等故人皆勉于其實而優于其
比者稍有兵荒而納粟買官之人已滿吏部之簿矣雖有
德滯于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顛毛已號種種能以壯節自勵
者曾幾人哉况又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視苟不本于科甲
之選高官重秩未肯輕與則彼無所慕于中者又安有所忌
於外哉臣願嚴其僥倖覲覲之禁使冗懦不職之徒一一謝
去選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試之以官而課之以實如蘇洵
所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
知其能然後因其最否以加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見
者亦將知所變矣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莫為之
省非司會之不省勢不得也自京師言之食之仰于江南歲
數百萬而權勢所畜無藉之輩不為國家分寸之益者乃

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饑饉之變則又加倍以
取于江南之名臣聞上日嘗則陷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江
北可晏然以不顧乎况今邊境之擾未甚安帖前日榆林大
同之役馬死食匱所費不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坐食于
邊山陝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備舉老幼父子流離移柝外患
未除而內地已困寧不為可懼耶臣欲去冗耗無用之費而
革權門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付
之狼將不用統制之屬帶挾僥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屯
田之實省丁運之苦用國無不足者也兵則先于生養安息
之間為之深計使不受役于私門而得給其俯仰奮迅矯烈
之氣又必常振勵之使之無所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家
石族訓譴奪去不敢仰視將何所養以自奮乎况夫新舊逃
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復伍釜爨之用俱無可充又其居無
親戚往來之接其心之欲去已甚矣衛所之官又以嚴刑深
計鉤取其有彼方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逐矣而不
去豈人情哉欲兵之強而二者特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用
刑之際洞照物情而不為所誑明者皆足為之而法之輕重
則有一定之制既得其情必為之斷使貴賤無異施豪右寡
弱無異決則令之所出即無不從天下之奸當必隨禁而革
益天下皆天子之民刑期於必戮賞期於必得不待命而後
知者也豪右之徒有所倚仗得以自脫而寡弱之人駢首就
死人之情孰不畏死而不求所以自脫哉此尤
陛下之宜置念者也夫數者之務酌之於古而行之於今宜有不
可易者而其弊猶若此

聖制所謂祛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亦取諸人而已孔子曰爲政在人啓以下數君不過中才之主一得其人且足以爲治而况

陛下神聖天縱出於尋常萬萬者哉然臣於此竊有說焉蓋政雖舉於有人而身則所以取人之本故孔子又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修乎身是其心之所存輕忽率易不能不累於愛憎之私而用所不當用舍所不當舍者有矣臣願

陛下急於脩身以端取人之則然所以脩身者又非勉強矯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以至於動靜語默一事一爲之際常加儆畏內省於中果當於理而不悖乎果非其當然之則而徂於外誘乎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身無

有不脩而道無有不盡雖非斟酌自不謬於天下之是非苟用乎人其用必當苟發於政其發必精治功之隆能追配

祖宗卓越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者矣彼漢唐宋區區小補之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聞治不患於始之不得而難於終之有繼伏惟

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

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臣無任惓惓忠愛之至謹對

乙丑科弘治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之致治其端固多而其大不過曰道曰法而已是二端者名義之攸在其一別乎行之之序亦有相須而不可偏廢者乎夫帝之聖莫過于堯舜王之聖莫過于禹湯文武致治之盛萬世如見其爲道爲法之迹具載諸經可考而證之乎自是而降若漢若唐若宋賢明之君所以創業于前而守成于後是道是法亦不嘗有外焉何治效之終不能古若乎我

聖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建極垂憲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爲道爲法蓋與古帝王之聖先後一揆矣朕自蒞祚以來夙夜兢兢圖光

列祖于茲有年然而治效未臻其極豈于是道有未行是法有未

守乎抑雖行之守之而尚未盡其古乎子諸生明經積學究
心當世之務必有一定見其有迹以對毋徒騁浮辭而不切實
用朕將采而行之

臣顧鼎臣

臣對臣聞帝王有治天下之大體有治天下之大用體者何
道是也用者何法是也道根于心法之所由立也法施于政
道之所由行也法而非道則所以主張之者無其本道而非
法則所以經綸之者無其具皆非所以治天下也然有是道
則其法可立未有善立是法而不本于道者也有是法則其
道可行未有能行其道而不知守乎法者也道行而無弊法
立而能守則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外無不獲內無不安
遠無不至通無不服端拱于九重之上而操縱翕張所向如

意運用于四海之間而渾融貫徹所在歸極尚何治之不古
若哉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我

皇祖之所以創造

列聖之所以繼述皆不外此彼漢唐宋者道非其道法非其法又
何怪乎治效之不能比隆于唐虞三代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天啓

聖神日新

德學大化神明合于遠邇至治馨香徹于上下所謂學于古訓
而有獲監于成憲而無愆者蓋卓卓乎足以光

前而裕後矣茲者開賢科擢多士

御大廷降

明詔猶謂治效未臻其極而拳拳以行道守法為問臣雖至陋

寧不鼓舞感動思聲愚衷以對揚

休命乎竊惟天生萬物不能自理而命之聖人故曰天佑下命
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夫以一人之身加
于兆民之上而付之以君師治教之責亦大且難矣求盡是
責以無負乎天之所命合道與法二者其奚以哉是故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治之道也道者治之體也建立紀綱分正
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
之用也嘗考朱熹之訓曰道猶路也法法度也董仲舒亦曰
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謂之路則可見其為人之所共由
謂之度則可見其為人之所當守且二者理與事有精粗之
異而本與末亦若二致焉豈可以無別乎

聖策所謂名義之攸在者蓋如此然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程顥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
官之法度胡宏又曰道德者法制之隱法制者道德之顯有
道德以結民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有法制以繫民
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是其本末雖有先後之殊而
顯微則無彼此之間也豈可以偏廢乎

聖策所謂序之相須者蓋如此古者聖人迭興皆天所命帝莫過
于堯舜王莫過于禹湯文武其道與法垂之古今如日中天
而昭示無極如水行地而澤潤不窮功化之美又孰有加于
是乎

聖策首詢乎此臣有以知

陛下嘉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而能自得師矣臣請稽諸經傳而陳
其大可乎堯之明峻德以至于和禹邦舜之微五典以至于

叙百揆禹之敷命率常湯之綏猷修紀文武之迪彛教建皇
極至若精一執中之授受典禮損益之因革此帝王之道也
是道也大公而至正盡善而盡美不徇于功利之好不牽于
詐力之私小自于一身而冒于六合之大近自于日用而放
乎四海之遠造端于夫婦之所能而極于天地化育之所不
能盡是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堯之曆象授時垂衣制器
之封山濬川頒瑞考績禹之任財賦貽典則湯之懋功賞制
官刑文武之莫麗陳教列爵分土至若封建井田之制學校
征伐之典此帝王之法也是法也詳爲之慮曲爲之防本諸
身徵諸庶民法乎天時因乎地利合于人情宜于土俗當百
年守之而弗失者也道以立其體而法以善其用致治之盛
萬世如見有由然矣自是以降若漢唐宋賢明之君創業于
前守成于後其道與法固皆出于帝王然徒竊夫糠粃之似
而無其實得夫糟粕之淺而失其真雖有事功不過小補其
孰能與于古哉

聖策繼及乎此臣有以知

陛下陋漢唐宋于下風而有所不爲矣臣請摭諸史冊而陳其槩
可乎漢高祖豁達大度孝文之清淨玄默太宗之聰明英武
玄宗之好賢樂善宋藝祖之嚴重孝友仁宗之溫恭節儉于
道似有得矣然而雜霸術尚黃老大綱不正閨門慙德仁厚
有餘剛明不足非帝王之所謂道也漢之著律令定稅賦唐
之租庸調府衛兵宋之序資格嚴科禁其法似亦善矣然而
不事詩書禮文多闕騁矜大之心極奢侈之欲聲容盛而武
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非帝王之所謂法也蓋斯道既微

亦隨變治效之成終不古若何足疑乎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誕膺

天命掃除胡元立帝王自立之中國傳帝王相傳之正統

建極垂憲貽謀萬世臣沐浴膏澤當竊窺一二敢拜手稽首為
陛下陳之敬天勤民防非室慾身之修也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
恩家之齊也

君臣同遊之盛朝野畫一之政國之治也武功以戡禍亂文德
以興太平天下之平也我

祖宗之道非即帝王之道乎六卿分治庶僚承服百職舉矣臺諫
以糾正于內憲司以廉察于外紀綱肅矣車旗服色之有章
宮室器用之有等制度一矣學校選舉之有條兵刑財賦之
有制庶事康矣我

祖宗之法非即帝王之法乎自是以來

聖子神孫善繼善述不愆不忘治化之成蓋遠過于漢唐宋矣而
聖策復以治效未臻其極夙夜兢兢圖光

先烈為言者此

陛下聖不自聖務欲福齊皇極化協太和超千古而特出跨百王
而獨盛也臣愚何足以知之臣竊以為欲師帝王先師

祖宗能行祖宗之道則帝王之道在是矣能守

祖宗之法則帝王之法在是矣

陛下大孝格

天至仁育物謙恭逮下明智燭微日

御經筵講求治理數

召大臣咨詢時政所以行

祖宗之道而守

祖宗之法蓋無可訾議者但近歲以來災異迭見水旱相仍而時

雍風動之休未洽黎民阻饑赤子弄兵而鼓腹擊壤之謠未

聞夷虜跳梁而軍政未可謂修府庫告竭而蓄積未可謂富

內外臣工率多因循苟且取辦簿書廉靖之節日暮華競之

風日長而文武未可謂盡得其人則

聖策所謂行道守法未盡若古者臣不敢謂其不然也至愚以為

陛下之德如是學如是

虛懷望治之誠如是以

陛下而慮此宜無足為者但恐不加之意耳夫道雖不一其要在

于修身身有不修而妄意于曠等之為謂之能行道不可也

法雖至繁其要在於紀綱紀綱有不振而疲神于不急之務

謂之能守法不可也然修身不外于虛儀言動而紀綱不外

于舉措刑賞

陛下誠能左之右之周旋于規矩準繩之中一言一動從容乎仁

義禮樂之蘊則道成于上而身修矣身既修則家可齊國可

治而天下可平尚何

祖宗之道有不行乎舉直措枉必協乎天下之公論賞善刑惡不

徇乎褻近之私情法行自近紀綱振矣紀綱既振則百職可

舉制度可一夫天下之事可興尚何

祖宗之法有不守乎如是則俊良登崇而諛邪遠出入有度而財

用足武備修而蠻夷懾服刑罰威而奸宄銷亡災異息靈瑞

臻而百姓安寧萬物順遂治效之隆豈不足以並美于唐虞

三代也哉雖然此就

陛下所以策臣者而言之耳猶未要其極而舉其全也臣請究極
本原探索精微以爲終篇

獻焉蓋心之主宰一身無事不體而天之主宰萬物亦無往不
在天者理之所從以出者天之心與吾心之天一是以帝
王之道雖要于修身而欲修其身必先于正心帝王之法雖
要于紀綱而欲振紀綱惟在于順天不正其心不順其天則
雖宵旰憂勤思以行道守法亦苟焉而已爾何謂正心致知
以明此心誠意以實此心聲色貨利之欲此心之鴆毒則遠
之車馬宮室之樂此心之斧斤則禁之諂諛邪佞足以移此
心則斤之便嬖近幸足以撓此心則絕之凡吾威儀言動之
發莫非自然必使吾心泰而百體從令也吾心泰而萬物咸
備也是之謂正心何謂順天無貳無虞曰上帝臨汝也有

有翼曰鬼神在旁也匹夫匹婦勿謂可下曰此天民也一命
一秩勿謂可忽曰此天秩也創制立度恐其悖天煥事成務
恐其違天凡吾舉措刑賞之施不敢自專曰天命有德也天
討有罪也是之謂順天能順天則天與吾心爲一而吾心自
無不正能正心則吾心與天無間而于天自無不順以是行

祖宗之道則道焉無弊而足以主張乎法以是守

祖宗之法則法焉弗失而足以經綸乎道體無不立用無不行所

謂光

先烈而臻至治者惟

陛下所欲而致之無難矣如是則若師治教之責以盡上天寵
之命以凝而磐石之宗苞桑之業豈不可以永保于億萬年
而無虞也哉臣竊伏海濱荷

生成作養之德有年矣平居所學固不出乎道法之間每念美
曰幸望

清光奉

大對期有所論列敷啓以盡責難之恭而今也實其時也願章
茅迂疎不知忌諱敢直述所見聞者如此伏願

陛下留神澄省果切于萬分有一之用俯賜采行不勝幸甚
臣謹對
天威無任隕越之至

戊辰科 正德三年

皇帝制曰朕聞人君所當取法者惟天惟祖宗唐虞三代之爲君
皆法天法祖以成盛治載諸經可考也其有曰代天曰憲天
曰格天有曰率祖曰視祖曰念祖同乎異乎抑所謂法祖爲
守成者言也彼創業垂統者又將何所法乎漢唐宋以降法
天之道殆有未易言者何以能成其治乎抑亦有自法其祖
者矣何治之終不若古乎朕自嗣位以來兢兢焉惟

天命是度

祖訓是式顧猶有不易盡者天之道廣矣大矣不知今日所當法
何者爲切傳有謂刑罰以類天震曜慈惠以效天生育者果
可用乎我

太祖高皇帝之創業

太宗文皇帝之垂統

列聖之所法以爲治者布在典冊播之天下不可悉舉不知今日所當法何者爲先且急史有謂正身勵已尊道德進忠直以與祖宗合德者果可行乎茲欲弘道行政以仰承

眷祐延億萬載隆長之祚子大夫應期嚮用宜有以佐朕者其敬

陳之毋忽

臣呂柟

臣對臣聞人君之法天也不外乎盡其仁其法祖宗也不外乎盡其孝蓋人君之有天下其原則命於天其始也則傳於祖宗祖宗不以天下徒傳於我必以創建之法而并遺之天亦不徒與我以天下其聰明之則固在我舉而行之以喻天下爲也故仁也者法天之本也孝也者體祖宗之心而致其法之之實也苟不以仁法乎天而惟任已意以肆行於萬姓之上則民之蒙殃者多矣法天矣而又或舍祖宗之舊以爲不足事焉則聰明之作舊章之亂適足以動天下之紛紛也故曰惟仁人爲能法天惟孝子爲能法祖宗嗚呼此唐虞三代之聖主兼體仁孝之道而不累者之所能爲彼漢唐宋諸代者襲天逆祖漫不知法且或法之而未盡然又并其祖宗之法亦有不可法者是豈可以同日而語哉欽惟

皇帝陛下紹

列聖之鴻休撫諸夏之大業益大有爲於天下而謂草野之下亦或有明上天祖宗之道習仁孝之說而知其旨可以裨補治體者乎未可知也乃進臣等於

廷特以此策之益非徒以循

舊規為也臣敢不以所聞於師友者披瀝罄竭以仰副

聖心之萬一乎竊嘗讀詩書而知帝王法天法祖之實矣臯陶之

告舜曰代天傳說之告高宗曰憲天而高宗亦以伊尹佐成

湯之格天者告諸傳說然代言者天不能有為而假手於君

也憲言者惟天聰明君當效以致治也格言者不遺上帝之

則而能享天心也之三者言雖異均之為法天也商之太甲

不明厥德而伊尹之所以告之者不曰率祖攸行則曰視乃

烈祖周成王以幼冲之資而在位周公則以無念爾祖聿脩

厥德之詩訓之然率云者以祖宗為據依而持循之不敢違

也視之者因其已然之度取而鑒之也念之者不敢有所遺

忘常存於心而思見諸政事以為的也之三者言雖不類均

之為法祖也然法祖之事不獨見於守成之主而亦行於創

業垂統之君故禹之始有夏也則率帝之初湯之始有商也

則續禹舊服武王之始有周也則乃及高政何嘗無所法而

自我作古乎夫帝王法天之事無不同者以其此心之仁無

或異帝王法祖之事無或異者以其此心之孝無不同故當

時黎民有時雍之美四方有風動之休聲教四訖于海外萬

姓悅服于域中治隆俗美卓乎不可及矣自是而降漢唐宋

之君或責躬以水旱或從事于封禪或信奉乎天書數君固

自以為法天也然水旱責躬者則可矣封禪天書何為者哉

雖或致富庶之效成乎米三錢之政得安內攘外之功皆其

恭儉仁愛之一節所及固不敢直以法天許之也或謂其自

有制度或欲做貞觀之初或屢行紹述之政數君固自以為

法祖也然做貞觀之初者則可矣彼自有制度屢行紹述者

何爲者哉故不雜于伯則雜于夷且并其祖宗之法而廢之如是而曰法祖臣不知也是何也有法天之名而此心之仁則不足無法祖之實而此心之孝有未至無悔乎其然也然又有由矣漢初制度襲秦唐初閨門慚德宋雖仁愛有餘而誦詐亦未嘗不足貽謀不臧已如此矣而欲子孫有所法固有不可得者然則能法天法祖者固在

今日矣今

陛下仁以爲心是以

天命自度矣孝以爲念是以

祖訓爲式矣而猶有不易畫之嘆臣有以真知

陛下此心之仁仰不愧天此心之孝前不愧乎

祖宗矣臣請以

聖制所及度乎

天命式乎

祖訓者終陳之夫天之道雖至廣而無所不有雖至大而無所不包然切于所當法者其道不越乎二端而皆謂之仁也何者天以春生萬物以夏長萬物以秋收萬物以冬終萬物生仁也長亦仁也殺仁也終亦仁也然天有春夏王者則有慈惠之政天有秋冬王者則有刑罰之施故春秋于桓公不道王法不及則因穀鄧之朝而不書春秋冬之二時成公懦弱而陽氣不長固以無米書之也然則子太叔曰刑罰以類天震曜慈惠以效天生育者豈無所獲哉今願

陛下以慈惠爲事歟則爲惡者不知所懲而長奸宄之風願以刑罰爲事歟則爲善者不知所勸而挫淳良之志雖然慈惠可

過也刑罰不可過也故天道之春夏常以長養為事而秋冬則積于空虛不用之地若是者不可知所以審輕重于其間乎知所以審乎輕重則其以仁存心者當無不至矣我

太祖高皇帝之創業

太宗文皇帝之垂統及于

列聖之所法以為治者布之方冊播之天下雖不可以悉舉然其大要不過修己用人而已昧爽臨朝晡時還宮便殿則閱奏牘閒暇則覽經史節儉則服補緝澣濯之衣殿廡則書洪範大學衍義之文其修己之勤類如此陳遇逸士也則走幣以聘劉基宋濂臣下也則以古君子吾子房稱之而不名聞宋思顏之言則醢一虎一熊以賜羣臣納許好問之諫不以其繇令之卑而為拒其樂于用人類如此然則

今日所法之當先且急者尚有過於斯者乎故李絳謂唐憲宗曰正身勵已尊道德進忠直以與祖宗合德者豈有不可行者哉以是為行則其所以永言孝思者將無不至矣是則法天也法祖也

陛下果能身體而力行之則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

陛下之志即

祖宗之志好生之德可以薄海外而霑濡 光前之業可以裕後

昆於無窮但恐意念之間一有不至而於仁之意少乖則刑罰之施或不能盡得其正慈惠之加或不能盡當其可若是者未免與 天或相背也繼述之際一有不至而於孝之意

少違則所以脩其身者或安於縱逸用乎人者或隆乎禮貌
若是者未免與

祖宗之道或相背也然則仁孝之道

陛下可視爲淺小之物而不加之意乎然臣復有獻焉法

上天

祖宗之道固在盡仁孝之心然非有所學焉則固無以有諸已矣
夫學亦不可以易言也蓋心樂乎此則其學之也必專且成
不然雖師保勉強之亦爲徒然爾苟

深宮便殿之中從事於讀書窮理之間不爲章句文藝之習日
與大臣薰陶漸染講明切磨則見

聖心之開明者愈益愈明如日中天祇見夫義理之爲樂自貪慕
好愛之不厭而玩好逸遊之事不足以撓其中矣夫然則與

天地合其德而仁之德以備與

祖宗合其心而孝之道益廣

皇圖鞏固於不拔人心荷戴于無二願

陛下采納焉臣于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平末科正德六年

皇帝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兵辰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分始于何時兵民之判起于何代嘗質諸古矣書稱堯曰乃武乃文于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不及武于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英君令主或創業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備亦是

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耶異耶我

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建官分爵各有定制列聖相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于此然承平既久玩愒乘之學校之法其存而士或失業焉貸之詔屢下而人多

告饑流徙之餘化為盜賊以遺朕宵旰之憂今賦稅錫通民
力竭矣而軍食尚未給調發或禁兵之力亦勞矣而民患尚
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而銓選之制黜陟之典賞罰之令亦
未始不加之意也茲欲盡修養之實謹恬嬉之戒文治舉而
武功成天下兵民相衛相養于無事之天以保我國家久安
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乎大夫志于用世方策試之日不暇
以微辭隱義為間姑舉其切于時者其為朕陳之

臣楊慎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
文武並用出治之全德也兵農相資保治之全功也于並用
而見其同方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德為全德如日月之在
天凡所以照臨者胥天之德也于相資而見其一致則天下

之治出于一而功為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
人之功也由是聯屬天下以成其身綱維其道以適于治
統相承而無偏墜不舉之患本末具備而無罅隙可議之
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帝王為治之要孰有加
于此哉臣自少讀帝王之書講帝王之道竊有志于當世之
事然學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得達今幸近咫尺之威立方
寸之地制策所及者皆是道與是事也臣敢不罄一得之
愚以為萬分之助乎伏觀

聖問首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而又曰文武同方兵農一致果有
異乎臣惟三代而止同一道也勘亂則曰武守成則曰文同
一民也無事則為農有事則為兵初未始異也在易明兩作
離文明之象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釋之者曰剛明及遠歲

振而刑不濫斯不亦可見文武之同方乎地中有水師師之象也而釋之者曰伏至陰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蓋寓于農之意斯不亦可見兵農之一致乎是故一張一弛爲善道剛克柔克協于皇極周公冢宰實兼東征畢公爲公身總司馬武夫堪戡心之寄吉甫有文武之稱以天保治內而未嘗無武以未繖治外而未嘗無文文武固未分也自秦不師古專以武勇立國語詩書者有刑斬首級者進爵民勇于戰皆忘生好利之人士賤以狗廢于戈羽籥之習至漢襲秦制立丞相將軍而將相之職異唐宋以來置中書元帥樞密而軍國之權偏此文武之分出于三代之後也成周之制以田賦出兵一田出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一封之田出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畿方千里提封萬井出戎馬四萬疋

兵車萬乘自五人爲伍積而爲兩爲卒自五卒爲旅積而爲師爲軍天子之六卿六軍諸侯之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而降殺有等焉一方有事則命將出師迨功成獻俘將歸于朝即守職之吏兵散于野即緣畝之農兵農固未判也至管仲相齊欲速圖霸業乃壞周兵于內政分國中以四鄉使國中之民爲兵鄙野之民爲農兵不服耒耜之勤民不識干戈之具以至旬吳之水犀秦昭之銳士成周之制變易盡矣此兵農之判出于三代之衰也載質之詩書所稱古之帝王未有不兼文武之德均兵農之功者稱帝堯者曰乃武乃文四表之被即所謂文舟水之戰則所謂武也舜之誅四凶禹之格有苗固可以武功名而亦文明文命之餘事也布昭聖武見于伊訓然聖謨嘉言謂非文武之全歟文謨武烈

乎君陳然整旅伐崇下車訪道二者正未始偏廢也三代
尚曰忠曰質曰文而不及武者蓋言忠質文則武固在其中
必以武言則是秦之所尚而非三代之治周列四民曰士農
工商而兵不與者即臣前所陳寓兵于農之說專以兵言是
爲後世之制而非成周之舊矣漢唐宋之君如光武之役戈
講藝太宗之身兼將相庶幾創業而兼乎文其未備者如漢
高之不事詩書而規模宏遠蓋其寬仁大度暗合乎道况能
善陸賈文武並用之言乎孝武之封狼居胥憲宗之平淮西
西蜀庶幾守成而兼乎武其未備者如仁宗之時西夏猖獗
而致四十二年之太平蓋其深仁厚澤培植國本况能用韓
范儒者之將乎陸賈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則在承平時不
可不修文德故曰人君以論相爲職又曰將特犬有司耳非
相比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則在承平時不可不
飭武備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曰聖人貴未然之防
是知兵以衛民民以給兵治兵乃所以銷兵講武即所以偃
武治兵之與治民亦異而同也漢之軍制以南北分南軍主
環衛王宮北軍主巡緝京城有緡士有材官與夫西北之車
騎東南之樓船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劍客皆仰給于縣官而
不編于齊民識者惜其去古未遠而不能復此漢之治民與
治兵異也唐府兵之立其制最善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所以
弭禍亂之原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而民無久役之勞三時耕
稼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器甲出于民衣糧出于民而
國無養兵之費治民與治兵同而論者許其爲近古良有以
也宋之制有三衛四廂諸司總管鈐轄諸將然終宋之世國

威不振者殆兵權失之輕而兵民分之過也由是言之文武者其名也兵農者其實也三代而上兵出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合三代而下兵判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分夫苟知文武之所以同則所以治民與兵者不容以異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獨稟全智首出庶物掃開闢所未有之汚復帝王所自立之地

武功之盛無以加矣整人倫于用夏變夷之餘興文教于撥亂反正之始

文德之隆又何如哉當時之建官也科目則有文舉武舉官職則有文班武班部屬則有文選武選當時之定籍也常產則有屯田民田戶籍則有軍籍民籍官署則有州縣衛所

乾綱獨斷無威柄下移之失犬牙相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有司則共與機密之謀無事則各掌兵民之寄在京有司馬以總督軍營在外有憲臣以總制邊務臬司有兵備之權縣吏專巡捕之職名若分而實則相屬職若判而任則相維保治之法蓋與三代而符也至若

太宗表章經史而外清朝漢之塵
宣宗崇重儒臣而出平漠即之變

列聖相繼益懋益敦百五十年來自首於文致治而

廟筭無遺

神武不殺

偉烈宏功照耀簡冊

國脉于箕翼安

國勢于磐石斯世斯民正有日之而不不知者亦惟

皇帝陛下保富有之業思日新之曰則歷久而見理明極養深而
持志定

垂衣拱手而天下習風

動顏變色而海內震恐雞場之虞禁之于方熾蕭牆之梗消之
于未形君子洗心以承休德小人延頸以望太平而

皇心謙冲謂承平既久玩愒隨之臣伏讀至此有以知

陛下出德之全德保治之全功可因此一念而舉矣臣竊以爲

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夫學校者風俗之

首也程顥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使主學校者皆

得其人教之之法悉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湖學一道

得以明禮義尊經術以定習尚不荒于嬉而毀于隨則淳厚

之風可臻而士之失業者非所憂矣臣者國本所係邵雍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所以寬之者在

朝廷而近民者莫切於守令使爲守令者皆得其人養之之法

悉如黃霸之在潁川張詠之在益州遵奉

詔條宣布

德意不以繭絲先保障不以撫字後催科則殷阜之俗可期而

民之告饑者非所憂矣流徙之餘聚爲盜賊亦由教之無法

養之無素故也以人情言之盜賊亦人耳人莫不愛其筋力

肌膚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貲產也在上

者不以無益之工役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罰殘其肌膚

不以流離病其父母妻子不以株求損其田廬貲產則彼之

所愛者皆爲所有矣不幸而死猶不捨其所愛况捨所愛以

蹈必死之地哉今潢池弄兵綠林稱號者在在有之賦稅之

過春支秋糧餽運之敝十室九空農事在所當重也邇者出
內帑銀二十萬兩以濟西蜀之軍儲愛民可謂深矣臣愚以
爲本土之蓄積宜自足用昔人有言兵務精不務多今爲將
者兵每務多而財餽每患其寡兵旣多則財餽不得不多財
餽旣多則民力不容以不屈是民以養兵而亦不可反爲兵
困也調發之伍動以千百戰禦之功十無二三兵政尤所當
急也邇者發京營兵三千騎以平山東之反側禦患可謂切
矣臣愚以爲本土之壯士宜自可用昔漢繫匈奴用六郡良
家子蓋其熟知險易力衛桑梓比之他方所調發一可當百
况京兵一出旣有行積居餉之勞亦有居重馭輕之戒固可
權其宜於一時而非可繼於旬月是兵以衛民而亦不可過
爲民毆也

聖問又謂或者官非其人臣愚以爲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之
用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誠得其道則貪可使也詐可
使也况蘊德行而志功名者乎選舉之制公矣寧無腐儒而
當事局歷濟而投散地者乎黜陟之典當矣寧無冗食備貪
之輩隱賢遺才之嘆乎賞罰之令明矣寧無濫竽而受賞戴
盆而免罰者乎誠使官各盡其人才各盡其用人人有忘私
之公事事有愛國之誠徹桑土於未陰之時徙積薪於未火
之日一郡有警則旁郡切震隣之憂一時有警則先時思噬
臍之悔敵至不懼敵去不侮不因人成事而勞吾之師不曠
日持久而匱吾之財內脩外攘之實必曲盡於條教之外文
恬武嬉之弊必振起於玩習之餘則
文德之敷雲行雨施

武功之建雷厲風行遠可以復帝王之善治上可以光
祖宗之謨烈

國家億萬年之曆可以配天地於無窮矣臣願

陛下益崇此德益保此功存無怠無荒之心爲可久可大之道惟
萬幾之暇少留意焉則凡所以策臣者可次第而舉矣何暇於

多言爲哉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甲戌科正德九年

皇帝制曰朕惟大學一書有體有用聖賢之淵源治道之根抵也
宋儒真德秀嘗推衍其義以獻於朝我

太祖高皇帝特命左右大書揭之殿壁朝夕觀覽每與侍臣形之
論說

列聖相承罔不崇信朕初嗣位經筵儒臣首以進講其書大綱有
二先之以帝王爲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又以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要分爲四目序列於後以示學
者用力之地夫學體也治用也由體達用則先學而後治可
也顧以治先於學於義何居其爲治之序蓋前聖之規模後
賢之議論皆在焉比而論之無弗同者而帝王之所爲學則
有不同堯舜禹湯文武純乎無以議爲也高宗成王其庶幾

乎下此雖漢唐賢君亦或不能無少恃矣又下則其謬愈甚
不過從事於技藝文辭之聞耳無惑乎其治之不古若也凡
此皆後世之鑒可能歷舉而言之乎抑衍義所載不及宋事
不知宋之諸君爲治爲學亦有可進於是者乎朕萬幾之暇
留意此書蓋欲庶幾古帝王之學以增光我

祖宗之治勵志雖勤績用未著家國仁讓之風用人理財之效視
古猶歎豈所以爲治者未得其本乎夫爲人臣而不知大學
無以盡正君之法子諸生講明是道久矣行且有爲臣之責
其爲朕悉心以對毋泛毋略朕將親覽焉

臣唐舉

臣對臣聞帝王有先後相因之治有本末相須之學蓋治有
先後之相因用之根於體也學有本末之相須體之達於用

也帝王之治必親于學帝王之學必達于治治不根于學則
有苟且之治而非帝王之所謂治矣學不達于治則爲一偏
之學而非帝王之所謂學矣治之有體者帝王之治也其先
後相因之序不容少紊學之有用者帝王之學也其本末相
須之功不可偏廢後世願治之君務學之主誠所當法也且
古之帝王其治與學亦何從而求之求之大學一書則具見
矣人主欲圖帝王之治必推是書以致之用欲志帝王之學
必明是書以爲之體然必有帝王之學斯有帝王之治先後
有序本末不遺此孔門傳授之言宋儒推衍之義聖學之淵
源治道之根抵而不可一日不之講求者也所謂人君而不
知此無以清出治之源人臣而不知此無以盡正君之法者
豈非不易之定論哉然衍義之書登建于前代而無補養事

聖朝而有徵以實功而新

聖學以實學而資

聖治此我

祖宗列聖所以匹休古之帝王而不可及也恭惟

皇帝陛下英資天挺

聖學日新虛懷謙冲不自滿假乃于

萬幾之餘進臣等于

廷策以大學衍義之書以治循其序學得其本今臣等言之臣

有以仰覲

陛下務學圖治之心必欲先我

祖宗軼古帝王而陋漢唐賢君子不為也臣敢不掇拾舊聞以對

萬一乎大學之書體用兼備有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三

綱領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八條

自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其序不可

亂而其功不可缺皆古帝王所以為學與其所以為治之道

體之身心而有益措之事業而有徵本末相須可以由體而

達用先後相因可以因用而識體循之則治悖之則亂天下

後世未有外此而可以言治與學者孔門師徒昭揭經傳蓋

舉古帝王全體大用之學以示萬世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

也自漢以來崇信者寡治不古若又何感哉宋儒西山真德

秀氏當理宗之朝推衍其義為之說以獻今觀其書其綱有

二其目有四所謂綱者先之以帝王為治之序次之以帝王

為學之本前聖之規模實具于此而後賢之議論亦不能外

此焉今即詩書六籍所述與漢唐宋諸儒所言可得而見者

略陳之如明俊德而致萬邦之協和慎厥身而底庶明之屬
翼立愛敬而始于家邦刑寡妻而至于兄弟以荀况修身之
說董仲舒正心之對楊雄小大遠邇之喻周敦頤端本善則
之論是皆所謂為治之序也惟精惟一而妙執中之傳惟我
惟康以迓用休之命昭德建中之克懋宅心建極之相承以
及伊尹一德常師之訓傅說終始典學之規尚父丹書之戒
周頌敬之之詩是皆所謂為學之本也其綱之所列者如此
所謂目者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格致之要也崇敬
畏戒逸欲誠正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修身之要也重妃匹
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齊家之要也其目之所列者如此而
目之中又有細目焉首之以聖賢之訓典參之以古今之事
續以悉備具法戒靡遺一皆始于身心而達之天下先後之

序炳然本末之倫不紊而王之學其體之所以立用之所以
行誠有不待他求而得之矣蓋真德秀平生精力具在此書
其所以發揮聖經賢傳之旨以為修己治人之助者其功豈
小補哉惜乎理宗雖有表章道學之名而無敦崇理學之實
是以其書雖要而其說未行良可慨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有日新之功控御馬上手不釋卷及天
下底定尤留心經史

內殿告成不施藻繪

特命左右以大學衍義書呈康皇帝用為政治之資是真
德秀之志至是始行而我

太祖表章是書之心不徒連屏之粉飾矣臣嘗仰觀

聖祖每與侍臣論說指此錯切要之言薄漢武荒唐之失則我

聖祖講明是言之實又不徒石渠之故事矣求治而講學講學以資治大學之道至是復明此所以能正中華夏文明之統復序王綱常之治燕翼之謀有永無替有由然也

列聖相承罔不崇信重熙累洽之治實本諸此皇上繼體守文興學弘理于此尤倦倦焉是即祖宗之心亦古帝王之心也猗歟盛哉然

聖策又謂學體也治用也由體達用則先學而後治可也顧以治先于學于義何居臣聞之真德秀之為是書蓋為人君之圖治者而設也由體而達用固必有是學而後有是治循末以探本則先治而後學亦不害其為有倫矣大學序八條目光之以明明德于天下而推本于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功意正如此則又何先後之足疑哉

聖策又謂帝王之所為學則有不同是誠然也蓋精一執中堯舜禹之學也建中建極成湯周文武之學也純乎其純無可議者其能致唐虞三代之治也固宜乃若高宗資啓沃以續其盤之舊成王賴佛肩以成基命之休雖若少異然本諸身心之功則無不同者其為中興之賢君守文之令主不亦宜哉降及後世稱善新語者不脫馬上之習受聲宣室者徒飾席前之儀亦有臨雍拜老如漢明帝開館延士如唐文皇者非不有志于學然帝王治心修身之實際乎未之有聞也學非所學則其治可知矣漢唐賢君且然况從事技藝文詞之間如陳隋二君又烏足以續

聖聽哉下逮宋之諸君大抵天資雖美而學則弗篤故儀章可觀而道有未盡當時名儒輩出可以講學可以輔治然論薦雖

頻而信任不專召用未久而擯斥積繼宜乎治僅小康而卒
無以大過于堯唐也由是觀之世之治忽由人主學與不學
學之善否顧此書之明與不明何如耳何者帝王之治本于
道帝王之道載于書人主欲圖帝王之治不可不志于學欲
志帝王之學又必于是書盡心焉苟不明乎是書將學有未
得其本而治亦不得其序此臣所以謂必有帝王之學然有
帝王之治而大學衍義之書人主不可一日不知講求者也
陛下留意是書固已有志于清出治之源

經筵儒臣以是進講又亦有事于盡正君之法

祖宗之治可以增光帝王之學可以追匹而且以家國仁讓之風
用人理財之效視古猶歎爲慮臣知

陛下將舉斯民于唐虞三代之隆而衍億萬載無疆之慶也夫一

家仁而一國皆仁一家讓而一國皆讓俊傑在位而野無遺
賢生財有道而國用恒足唐虞三代之治亦不過此然實自
其學之本於身心者致之

陛下欲享其治可不自其所以學焉者求之乎臣願

陛下以帝王之心爲務學之誠以帝王之學爲致治之道不安於
小成不狃於近利

臨御之暇延接儒臣日勤講說於是書之宏綱大旨微詞要旨
反覆紬繹究竟無遺則學之所造將與帝王之緝熙光明者
同符治之所成亦與善推所爲者無異矣又何患勵志雖勤
而績用未著也哉殆見道術以明人材以辨治體以審民情
以察而格致之要得矣敬畏以崇逸欲以戒而誠正之要得
矣言行以謹威儀以正而脩身之要得矣妃匹以重內治以

嚴國本以定戚屬以教而齊家之要亦無不得者詩有關雎
之正始有鷄鳴之儆戒有棠棣之和樂有行葦之敦厚而一
家之仁讓以興以言乎用人則九德咸事百工惟備而用人
之效著矣以言乎理財則享太平之儉德所無逸之治功而
理財之效成矣由是而功光

祖宗由是而匹休帝王特在

陛下一加之意而已然此固

陛下之所已行而臣猶言之不置蓋臣子忠愛之誠自有不容已
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 始有... 之... 不... 以... 以... 子... 人... 九... 成... 事... 自... 作... 所... 之... 其... 矣... 乎... 經... 則... 明... 乎... 夫... 子... 之... 儉... 德... 所... 無... 是... 之... 將... 功... 光...

... 命... 王... 不...

... 命... 王... 不...

... 命... 王... 不...

... 命... 王... 不...

... 命... 王... 不...

